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五十一回

程犯人釜鱼漏网

施囚妇获兔投罗

天地寥寥阔，江湖荡荡空，乾坤广大尽包容，
定盘打算，只不漏奸雄。杀人番脱底，渔色巧
成凶，安排凡事听天公，要公孽镜，情法果曾同？

右调《南柯子》

再说武城县里有一人，姓程，名谟，排行第三，原是市井人氏，弟兄六个，程大、程二俱早年亡故，止剩弟兄四人。独程谟身長八尺，面大身肥，洗补网巾为业，兼做些鼠窃狗盗的营生，为人甚有义气。他那窃取人家物件，也不甚么瞒人。人有可惜他的，不与他一般见识。有怕他凶恶的，又不敢触他的凶锋。大酒块肉，遇着有钱就买，没钱就赊，赊买不来就白白的忍饥。邻舍家，倒是那大人家喜地，只是那同班辈的小户甚是憎恶。

紧邻有个厨子，名唤刘恭，也有八尺身躯，不甚胖壮，



一面惨白胡须。三个儿子：大的叫是刘智海，第二的是刘智江，第三的是刘智河。这个刘恭素性原是个歪人，又恃了有三个恶子，硬的妒，软的欺，富的嫉忌，贫的笑话，尖嘴薄舌，谈论人的是非，数说人的家务，造言生事，眼内无人，手段又甚是不济。人家凡经他做过一遭的，以后再叫别的厨子，别人也不敢去。他就说人抢他的主顾，领了儿子，截打一个臭死。最可恶的，与人家做活，上完了菜，他必定要到席上同了宾客上坐。一个蔡逢春中了举，请众乡宦举人吃酒。他完了道数，秃了头，止戴了一顶网巾，穿了一件小褂，走到席前，朝了上面拱一拱手，道：“列位请了！这菜做的何如？也还吃得么？”众客甚是惊诧。内中有一位孟乡宦，为人甚是洒落，见他这个举动，问说：“你是厨长呀？这菜做的极好。请坐吃三钟，何如？”刘恭道：“这个使的么？”孟乡宦道：“这有何伤？咱都是乡亲，怕什么的？”他便自己拉了一把椅子，照席坐下。众人愕然。孟乡宦道：“管家，拿副钟箸儿与厨长。”他便坦然竟吃。恨的蔡举人牙顶生疼。客人散了酒席，一个帖子送到武城县，二十个大板，一面大枷枷在十字街上，足足的枷了二十个日头，从此才把他这坐席的旧规坏了。

他的儿子都是另住，他与他的老婆另在一个路东朝西的门面房内，与程谟紧紧间壁。这个老婆天生天化，与刘恭放在天平秤兑，一些也没有重轻。两口子妄自尊大，把那一条巷里的人家，他不论大家小户，看得都是他的子辈孙辈。他门前路西墙根底下，扫除了一搭子净地，每日日西时分，放了一张矮桌，两根脚凳，设在上下，精精致致的两碟小菜，两碗熟菜，鲜红菜豆水饭，雪白的面饼，两双乌木箸，两口



子对坐了享用。临晚，又是两碟小菜，或是肉鲊，或是鲞鱼，或是咸鸭蛋，一壶烧酒，二人对饮，日以为常。夏月的衣服，还也照常。惟是冬年的时候，他戴一顶绒帽，一顶狐狸皮帽套，一领插青布蓝布里棉道袍，一双皂靴，撞了人，趾高气扬，作揖拱手，绝无上下。所以但是晓得他的，见了他的，再没有一个不厌恶痛绝。

这程谟做些不明白的事件，他对了人败坏他行止。人家不见些甚么，本等不与程谟相干，那失盗之人也不疑到程谟身上，偏他对人对众倡说，必定是程谟偷盗。程谟一时没有饭吃，要赊取些米面，不是汉子，就是老婆，只除他两口子不见就罢，教他看见，他必定要千方百计破了开去。

一日，一个柴米豆的过来，程谟叫住，与他讲定了价钱，说过次日取钱。那柴粮的人已是应允。程谟往里面取升。这刘恭的老婆对了那柴粮的人把嘴扭两扭，把眼挤一挤，悄悄说：“他惯赊人的东西，不肯还人的钱价，要得紧了，还要打人。”程谟取出升来，那柴米豆的人变了卦，挑了担担子一溜风走了。程谟晓得是他破去，已是怀恨在心。

过了半日，又有一个卖面的过来，程谟叫住，又与他讲过要赊。那卖面的满口应承。程谟进房取秤，又喜刘恭两口子都又不在跟前，满望赊成了面，要烙饼充饥。谁知那刘恭好好在屋里坐着，听见程谟赊面，走出门前，正在那里指手画脚的破败，程谟取秤出来，撞了个满面。卖面的挑了担就走，程谟叫他转来，他说：“小本生意，自来不赊。”头也不回的去了。

程谟向刘恭说道：“你这两个老畜生也可恶之极！我合你往日无仇，今世无冤，我合你是隔着一堵墙的紧邻，我没



生意，一日不得饭吃，你升合不肯借我也自罢了，我向人赊升米吃，你老婆破了。我等了半日，再向人赊斤面吃，你这贼老忘八羔子又破了我的！”

看官听说，你想这刘恭两个雌雄大虫，岂是叫人数落，受人骂老忘八羔子的人？遂说：“没廉耻的强贼！有本事的吃饭，为甚么要赊人的东西，又不还人的钱价？叫人上门上户的嚷叫，搅扰我紧邻没有体面！是我明白叫他不赊与你，你敢咬了我的鸡巴！我还要撵了你去，不许你在我左边居住哩！”程谟不忿，捏起盆大的拳头照着刘恭带眼睛鼻子只一拳。谁知这刘恭甚不禁打，把个鼻子打偏在一边，一只眼睛乌珠打出掉在地上，鲜血迸流。刘恭的老婆上前救护，被程谟在胯了上一脚，踢的跌了够一丈多远，睡在地上哼哼，程谟把刘恭像拖狗的一般拉到路西墙根底下，拾起一块棒椎样的瓮边，劈头乱打。打得脑盖五花迸裂，骨髓横流。众街坊一来惧程谟的凶势，实是喜欢这两个歪人一个打死，一个偿命，清静了这条街道。

程谟见刘恭死停当了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列位高邻，我程谟偿了刘恭的命。刘恭被我送了命，一霎时替列位除了这两害，何如？”众人说道：“你既一时性气做了这事，你放心打官司。你的盘缠，我程嫂子的过活，你都别管，都在俺街里身上。”程谟爬倒地，替众人磕了顿头，佯长跟了地方总甲去了。众人感他除了这刘恭的大害，审录解审，每次都是街里上与他攒钱使用。还有常送东西与他监里吃的。他的媳妇子虽是丑陋，却不曾嫁人，亦不曾养汉，与人家看磨做活，受穷苦过。程谟驳了三招，问了死罪，坐在监中，成了监霸，倒比做光棍的时候好过。



一年，巡按按临东昌，武城县将监内重犯金了长解，押往东昌审录。别个囚犯的长解偏偏都好，只有这程谟的长解叫是张云，一个赵禄，在路上把这程谟千方百计的凌辱，一日五六顿吃饭，遇酒就饮，遇肉就吃，都叫程谟认钱。晚间宿下，把程谟绳缠索绑，脚链手杻，不肯放松。程谟说道：“我又不是反贼强盗，不过是打杀了人，问了抵偿，我待逃走不成？你一路吃酒吃肉，雇头口，认宿钱，我绝不吝惜，你二位还待如何？只这般凌虐？我程谟，遇文王施礼乐，遇桀纣动干戈，你休要赶尽杀绝了！”张云、赵禄说道：“俺就将你赶尽杀绝，你敢怎么样的？”程谟说道：“谁敢怎么样的？只是合二位没有仇，为甚么二位合我做对的紧？”张云对赵禄道：“且别与他说话，等审了录回来，路上合他算帐。‘鼻涕往上流’，倒发落起咱来了！”

到了东昌，按院挂了牌，定了日子审录。张云、张禄把程谟带到察院前伺候。程谟当着众人就要脱了裤子阿屎。众人说：“好不省事！这是甚么所在？你就这里阿屎！叫人怎么存站？”程谟说：“你看爷们，我没的不是个人么？这二位公差，他不依我往背净处解手，我可怎么样的？”别的解子们都说张云、赵禄的不是：“这是人命的犯人，你没的不叫他阿屎？这叫他阿在这里，甚么道理？”张云见众人不然，同了赵禄押了程谟到一个空阔所在解手。程谟看得旁边没有别人，只有二人在侧，央张云解了裤，蹲下阿完了屎，又央张云与他结裤带，他将长枷梢望着张云鼻梁上尽力一砍，砍深二寸，鲜血上流，昏倒在地。赵禄上前扯他的铁锁，程谟就势赶上，将手杻在赵禄太阳穴上一捣，捣了个碗大的窟窿，晕倒在地。程谟在牌坊石座上将杻磕开，褪出手来，将



脚上的铁镣拧成两截，提起杌来望着张云、赵禄头上每人狠力一下，脑髓流了一地，魂也没还一还，竟洒手佯长往酆都去了。程谟手里拿着磕下来的手杌做了兵器，又把那断了的脚镣开了出来，放开脚飞跑出城。

有人见两个公差打死在地，一片长板丢弃在旁，报知了武城知县。差人察验，知是走了程谟，四下差人跟捉，那有程谟的踪影？只得禀知了按院，勒了严限拿人，番役都上了比较，搜捕的万分严紧。

有人说程谟的那个老婆在刑房书手张瑞风家管碾子，只怕他知情也未见得。三四个公人寻到那里。其实张瑞风家把程谟的老婆叫将出来，众人见了这个蓝缕丑鬼的模样，自然罢了。谁知合该有事，天意巧于弄人。张瑞风家抵死赖说没有程谟的老婆在家。这些差人越发疑心起来。又兼这张瑞风衙门里起他的绰号叫是“臭虫”，人人都恼他的。众人齐声说道：“这是奉上司明文，怕他做甚？到他里面翻去！”倒不曾搜着程谟的老婆，不端不正刚刚撞见一个三十以下的妇人，恰原来是那一年女监里烧杀的小珍哥。众人看见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说：“这不是晁源的小老婆小珍哥是谁？没的咱见鬼了！”小珍哥一头钻进屋去，甚么是肯出来。众人围住了房门说道：“刚才进去的那位嫂子，俺好面善，请出来俺见一见。”张瑞风的老婆在帘子里面说道：“这是俺家的二房，临清娶的，谁家的少女嫩妇许你这们些汉子看？你拿程谟，没的叫你看人家老婆来么？”众人道：“这说话的是张嫂子呀？俺刚才见的那妇人，是监里晁监生的娘子，众人都认的是真。你叫他出来，俺再仔细认认，要果然不是他，等张师傅来家，俺众人替他磕头陪礼。他要再不饶，俺凭他禀



了大爷，俺情愿甘罪。你必欲不叫他出来，俺别的这里守着，俺着一个去禀了大爷来要他。”张瑞凤娘子道：“小珍哥托生了这八九年哩，如今又从新钻出他来了？你列位好没要紧！你不过说当家的没在家，得空子看人家老婆呀！”众人说：“这意思不好！私下干不的！俺这里守着，着一个禀大爷去。”

果然着了一个姓于名桂的番役，跑到县里禀说：“小的们打听得程谟的老婆在刑房书办张寿山家支使，小的们扑到那里，张书办没在家。他家回说：“程谟的老婆没在他家。小的们竟到他里边翻去，没番见程谟，只见一个媳妇子，通似那一年监里烧杀的施氏。小的们待认他认，他钻在房里，必不肯出来。张书办媳妇子发话，说小的们因他汉子不在家，乘空子看他老婆哩。”县公问说：“这施氏是怎么的？”于桂禀说：“这施氏是个娼妇，名叫小珍哥，从良嫁了晁乡宦的公子晁监生。诬枉他嫡妻与僧道有奸，逼的嫡妻吊死了，问成绞罪。九年前女监里失火，说是烧死了，如今撞见了这妇人通是他。小的们一个错认罢了，没的小的们四五个人都眼离了不成？”县公问说：“那时烧死了有尸没有？”于桂说：“有尸。”县公说：“尸放了几日才领出去？只怕尸领得早，到外边又活了。”于桂道：“若是那个尸，没有活的理，烧得通成灰了。”县官问：“尸后来怎么下落了？”于桂说：“晁乡宦家领出去埋了。”县官说：“晁乡宦家见烧得这等，也不认得了。叫张寿山来！”同房说：“他今日不曾来。”县官拔了两枝签，差了两名快手，从院里娼妇家寻得他来。快手也只说县官叫他，不曾说因此事。张曹风来到，县官问说：“晁监生的妾小珍哥说是烧死了，如何见在你



家？”张瑞风神色俱变，语言恍惚，左看右看，回说：“小珍哥烧杀了九年多了，没的鬼在小的家里？”县官说：“奴才！你莫强辩！”差了于桂，叫拿了他来。叫张寿山跪在一傍伺候。

待不多一会，将珍哥拿到。县官问说：“这果然是小珍哥么？”小珍哥不答应，只管看张寿山。张寿山说：“这是小的临清娶的妾，姓李，怎是小珍哥？这人模样相似的也多，就果真是小珍哥，这又过了九年，没的还没改了模样？就认得这们真？”于桂等众人说道：“就只老相了些，模样一些也没改。”县官教拿夹棍夹起。珍哥说：“你夹我怎么呀？我说就是了。那年烧杀的不是我，是另一个老婆。我趁着失火，我就出去了。”县官说：“你怎么样就得出去？”珍哥指着张瑞风道：“你只问他就是了。”这县官是个有见识的，只在珍哥口里取了口辞，岂不真切？果被他哄了。叫上张瑞风审问，他支吾不说，套上夹棍，招称：“九年前一个季典史，叫是季逢春，每日下监，见珍哥标致，叫出他一个门馆先生沈相公到监里与小珍哥宿歇，又叫出一个家人媳妇到监伏事。一日，女监里失了火，那家人媳妇烧杀了，小珍哥趁着救火人乱，季典史就乘人把他转出去了。那烧杀的家人媳妇就顶了小珍哥的尸首，尸亲领出去埋了。后来季典史没了官回家，小珍哥不肯同去，留下小的家里。这是实情。”小珍哥绰了张瑞风的口气，跟了回话，再不倒口。

县官据了口辞，申了合干上司，行文到季典史原籍陕西宝鸡县提取季典史并沈相公，烧死媳妇子的本夫。这季典史家事极贫，年也甚老。那有甚么沈相公，家人娘子的夫主？本处官府追求不出，只得将季典史解到山东。季典史极力辩



洗，经了多少问官，后经了一个本府军厅同知，才问出真情，方与这季典史申了冤枉。审得张瑞凤自从珍哥进监，他倚恃刑房书办，垂涎珍哥姿色，便要谋奸。只因晁源见在，一惧晁源势力，不敢下手；一因晁源馈送甚厚，不好负心。后晁源已死，又因晁源家人晁住时常进监与珍哥奸宿，张瑞凤将晁住挟制殴打，将珍哥上匣凌虐，珍哥随与张瑞凤通奸情厚。珍哥在监内，晁源在日，原有两个丫头并晁住媳妇在监服事。晁源死了，晁源母晁宜人将丫头媳妇俱叫出监去。张瑞凤随买了一个算卦的程捉鳖老婆在内与珍哥支使，买通了监里的禁子刘思长、吴季、何鲸，哄的程捉鳖老婆吃醉了酒，睡熟在珍哥炕上，放起火来，将程捉鳖老婆烧死在内。珍哥戴了帽子，穿了坐马，着了快鞋，张瑞凤合三个禁子做了一路，羽翼了珍哥，趁着救火走出，藏在张瑞凤家内。张瑞凤要瞒人耳目，故意往临清走了一遭，只说娶了一个妾。报了珍哥烧死，尸亲领出葬埋。天网不疏，致被捉获，申明了上司。

季典史完得官司，因年老辛苦，又缺盘费，又少人服事，衣食不敷，得病身死。还亏了几个旧时衙役，攒了几两银子与他盛殓，送了他棺木还乡。张瑞凤问了斩罪，三个禁子都问了徒罪，程捉鳖坐了知情，也问了绞罪，由县解府，由府解道。张瑞凤合珍哥各人六十板，程捉鳖合三个禁子每人四十板。过了两日，张瑞凤棒血攻心死了。又过了一日，程捉鳖也死了。那日珍哥打得止剩了一口油气，万无生理，谁知他过了一月，复旧如初。

晁夫人闻知此事，不胜骇异，也绝没人去管他。有人叫晁夫人把程捉鳖的老婆掘了出来。晁夫人道：“人家多有舍



义冢舍棺木的，既是埋了，况又不在自己地内，掘他怎么？”

珍哥这事传了开去，做了山东的一件奇闻。珍哥此番入监，晁家断了供给，张瑞凤又被打死，只得仰给囚粮，苟延残命，衣服蓝缕，形容枯槁。谁知这八百两银子聘的美人狼籍得也只合寻常囚犯一般！

第二年，按院按临本县，报了文册，临期送审，珍哥身边一文也无，又没有了往时的姿色可以动人怜爱，这路上的饭食、头口何以支持？审录必定要打，打了如何将养？把一个生龙活虎倚了家主欺凌嫡室的心性也消磨得尽净。无计可施，只得央了一个禁子走到晁家门上，寻见了晁凤，叫他转央晁夫人，看晁源的情分，着个人炤管审录。晁夫人道：“我也只说这块臭肉，天老爷已是消灭了，谁想过了这们几年，从新又钻出来臭这世界！我不往家里揽这堆臭屎！我已是他出过殡埋过他了，他又出世待怎么！谁去炤管他！晁凤，你要房钱去，凑二两银子你送给他，叫他拿着来回盘缠。你再问他：‘这往后也过不出好日子来了，还活着指望甚么呢？趁着有奶奶，只怕还有人妆裹你。若再没了奶奶，谁还认的你哩？这去审录，说甚么不打四五十板子，这是活着好么？’”

晁凤问住房子的人家要了二两银，到了监里，见了珍哥。穿着一条半新不旧的蓝布裤，白布膝裤子，像地皮似的，两根泥条裹脚，青布鞋，上穿着一领蓝补丁小布衫，黄瘦的脸，蓬着头，见了晁凤，哭的不知怎么样的，说：“我待怎么，可也看死的你大爷分上！奶奶就下的这们狠，通也就不理我一理儿！”晁凤说：“你别怪奶奶，你干出甚么好事替奶奶挂牌匾哩，指望奶奶理你？那年烧杀的说是你，奶奶



买的杉木合的材，买的坟地，请了僧人念的经，二叔还持服领斋。谁想都便宜了别人！后来又钻出这们等的！这是二两银子，奶奶叫送与你来回盘缠。奶奶说：往后的日子也没有甚么好过的了，叫你自己想哩。”珍哥接了银子只是哭，又问：“晁住这贼忘恩负义的强人在那里哩？”晁凤说：“管坟上庄子的不是他么？吃的像个肥贼是的！”珍哥哭着骂道：“我待不见那忘八羔子哩！事到其间，我也不昧阴了。你大爷在日，我就合他好。如今就一点情分儿也没了，影儿也不来傍傍，怕牢瘟染上他呀？”晁凤道：“你可别怪他。从那一年惹了祸出来，奶奶说过，他再到这监里来，奶奶待拧折他腿哩！”珍哥说：“他说这们听奶奶说？奶奶就每日的跟着他哩？你替我上覆奶奶：你说我只没的甚么补报奶奶，明日不发解，后日准起解呀，要是审录打不杀回来，这天渐渐的冷上来了，是百的望奶奶扎刮扎刮我的衣裳，好歹只看着你大爷分上罢！”晁凤长吁口气道：“我说可只是你也看看大爷的分上才好哩！”珍哥说：“我怎么不看大爷的分上？”晁凤说：“你坐监坐牢的已是不看分上了，又在监里养汉，又弄出这们事来！你亲口说养着晁住哩！这是你看分上呀？”珍哥道：“这倒无伤。谁家娶娼的有不养汉的来？”

晁凤到家回了前后的话。果然次日武城县将监内重囚逐名解出。小珍哥有了这二两银子，再搭上这随身的宝货，轻省到了东昌，伺候按院审录。长解与他算计，把查盘推官的皂隶都使了银子，批打时，好叫他用情。不料按院审到珍哥跟前，二目暴睁，双眉直竖，把几根黄须扎煞起来，用惊堂木在案上拍了两下，怪声叫道：“怎么天下有这等尤物！还要留他！”拔下八枝签，拿到丹墀下面，鸳鸯大板共是四十，



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汪洋，只剩一口微气。原差背了出来，与他贴了膏药，雇了人夫，使门板抬了他回去。离县还有五里，珍哥恶血攻心，发昏致命，顷刻身亡。差人禀了县官，差捕衙相验明白，取了无碍回文，准令尸亲领葬。晁夫人闻知，差了晁凤、晁书依还抬到直空寺里，仍借了僧房，与他做衣裳，合棺木，念经发送，埋在程捉鳖老婆身傍。

却说珍哥自从晁源买到家中，前后里外整整作业了一十四年，方才这块臭痞割得干净。可见为人切忌不可娶那娼妇，不止丧了家私，还要污了名节，遗害无穷！晁源只知道挺了脚不管去了，还亏不尽送在这等一个严密所在，还作的那业，无所不为，若不是天公收捕了他去，还不知作出甚么希奇古怪事来！真正：

丑是家中宝，俊的惹烦恼；
再要娶娼根，必定做八老！

这晁源与珍哥的公案至此方休，后面再无别说。



第五十二回

名御史旌贤风世
悍妒妇怙恶乖伦

芝草何尝有种？甘泉从古无源。
灵秀偏生白屋，凶顽多出朱轩。
名曰妇姑夫妇，实为寇敌仇冤。
请看薛家素姐，再观张氏双媛。

再说狄希陈自从与孙兰姬相会之后，将丢吊之相思从新拾起。若是少年夫妇，琴瑟调和，女貌郎才，如鱼得水，那孙兰姬就镇日矗在面前，也未免日疏日远。争奈那薛素姐虽有观音之貌，一团罗刹之心。狄希陈虽有丈夫之名，时怀鬼见阎王之惧，遇着孙兰姬这等一个窈窕佳人，留连爱惜，怎怪得他不挂肚牵肠？将他送的那双眠鞋，叫裁缝做了一个小白绫面月白绢里包袱，将鞋包了，每日或放在袖内，或藏在腰间，但遇闲暇之时，无人之所，就拿出来再三把玩，必定就要短叹长吁，再略紧紧，就要腮边落泪。



那孙兰姬送的汗巾合那挑牙，狄希陈每日袖着。一日，素姐看见，说道：“你这是谁的汗巾？拿来我看！”狄希陈连忙把汗巾藏放袖内，说道：“脱不了是我每日使的个旧汗巾，你看他则甚？”素姐说：“怎么？我看你一块子去了么？我只是要看！”狄希陈没可奈何，只得从袖中取将出来。素姐接到手内，把汗巾展开，将那金挑牙也拿在手内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你实说，这是谁的？你要拿瞎话支吾，我搅乱的你狄家九祖不得升天！我情知合你活不成！”狄希陈唬的那脸蜡滓似的焦黄，战战的打牙巴骨，回不上话来。素姐见他这等腔巴骨子，动了疑心，越发逼拷。狄希陈回说：“我的汗巾放在娘的屋里，娘把我的不见了，这是咱娘的汗巾，赔了我的，你查考待怎么？”素姐说：“你多咎不见汗巾？多咎赔你的？我怎么就不知道？你怎么就不合我说？你这瞎话哄我！”把那汗巾卷了一卷，就待往火炉里丢。狄希陈说道：“这是娘的汗巾子，等寻着了我的，还要换回去哩，你别要烧了！”向素姐手内去夺。素姐伸出那尖刀兽爪，在狄希陈脖子上了上挝了三道二分深五寸长的血口，鲜血淋漓。狄希陈忍了疼，幸得把那汗巾夺到手内。素姐将狄希陈扭肩膊，拧大腿，掐胳膊，打嘴巴，七十二般非刑，般般演试，拷逼得狄希陈叫菩萨，叫亲娘。

哄动了老狄婆子，听得甚详，知得甚切，料透了其中情节，外边叫道：“小陈哥，你拿我的汗巾子来！我叫你不见了汗巾子，拿了我的去，叫人胡说白道的！”素姐屋里说道：“好！该替他承认！我没见娘母子的汗巾送给儿做表记！”狄婆子道：“你休要撒骚放屁的寻我第二顿鞭子！”狄婆子发起狠来。这素姐虽是口里还强，说到那鞭子的跟前，追想那遭



的滋味，也未免软了一半。这狄希陈亏不尽母亲出了一股救兵，不致陷在柳州城里。

谁知狄希陈脱了天雷，又遭霹雳。老狄婆子悄悄的背后审问他的真情。他只伸着头，甚么是答应。气的老狄婆子说道：“这们皮贼是的，怎么怪的媳妇子打！”狠的把手在狄希陈脸上指了两指，说道：“这要是你爹这们‘也谢地宁头’，我也要打！”狄希陈站了会子，始终没说，去了。素姐在屋里家反宅乱的鬼吵。

狄希陈又要收拾上京坐监，置办衣裳，整顿行李。狄员外不放心教他自去，要自己同他上京。选定了日子，要同狄希陈往关帝君庙许一愿心，望路上往回保护。狄员外起来梳洗已毕，去唤狄希陈；还正在南柯做梦，听见父亲唤他，想起要到庙中许愿，匆匆起来，连忙穿衣梳洗，跟了父亲同往关庙，许了愿心。忽然想起孙兰姬的眠鞋，因起来忙迫，遗在床里边褥子底下，不曾带在身边，恐怕被素姐简搜得着，这与那汗巾又不相同，无可推托，其祸不小。面上失了颜色，身上掉了魂灵，两步趑成一步，撇了父亲，一头奔到房内。

谁知素姐到还不曾搜得，正在那里洗脸。狄希陈只该相机而行，待时而动，等他或是回头，或是转背，有多少的东西弄不到腰里？谁知那心慌胆怯了的人另是一个张智。人都不晓得这个诀窍，只说那番子手惯会拿贼，却不知那番子手拿贼的声名久闻于外，那贼一见了，自己先失魂丧智，举止獐徨，这有甚么难认？那狄希陈心里先有了这件亏心的事，日夜怀着鬼胎，惟恐素姐得了真脏，祸机不测。他就合那“失了元宝在冯商客店里”的一般，魂失措，也不管素姐



见与不见，跑进房来，走到床上，从床里褥子底下见了那个白绫小包依旧还在，就如得了命的一般，也不管素姐停住了洗脸，呆呆的站住了看他，他却将那包儿填在裤裆里面，夺门而出。素姐拦住房门，举起右手，望着狄希陈左边腮颊尽力一掌，打了呼饼似的一个绛紫带青的伤痕，又将左手在狄希陈脖子上一叉，把狄希陈仰面朝天，叉了个“东床坦腹”，口里还说：“你是甚么？你敢不与我看！我敢这一会子立劈了你！”狄希陈还待支吾，素姐跑到跟前，从腰间抽开他的裤子，掏出那个包来。素姐手里捏了两捏，说道：“古怪！这软骨农的是甚么东西？”旋即解将开来，却是一件物事。有首《西江月》单道这件东西：

绛色红绡作面，里加白段为帮，绒毡裁底软如棉，锁口翠蓝丝线。

猛着莲弯窄短，细观笋末尖纤，嫦娥换着晚登坛，搁在吴刚肩上。

素姐紫涨了面皮，睁圆了怪眼，称说：“怪道你撞见了番子手似的！原来又把你娘的睡鞋拿得来了！这要你娘知道，说甚么？不合那汗巾子似的，又说是他的！小玉兰，你把这鞋拿给他的娘看去，你说：‘你多咎不见了他的鞋，又赔了他这鞋了？’你要不这们说，我打歪你那嘴！”小玉兰道：“我这们说，奶奶打我可哩。”素姐叫唤着说道：“他为甚么就打你？他使了几个钱买的你，他打你！”小玉兰说：“姑娘哄我哩，奶奶没打姑娘呀？”

素姐自己拿着那鞋，挠着头，叉着裤，走到狄婆子门

